

民间记忆

一海一城的大暑

胡建民

大暑，同样的伏天酷热，吹在舟山人与上海人脸上的风，却是两种感觉。一边是海盐浸润的粗粝与虔诚，一边是市井烟火的细软与温凉。

在舟山，大暑是跟着海潮走的。海风整夜不退，裹着咸腥与滩涂的潮气，粘在皮肤上，闷得人微微发汗，海岛人从小熟稔的伏天体感。

入伏之后，日头最是毒辣，却是舟山人晾晒海味的好时节。门前的晒场上，一排排竹匾次第铺开，刚处理干净的虾皮、海蜒、墨鱼干，切好的本地老姜，铺得满满当当。烈日灼灼，海风徐徐穿过晒场，日光蒸发掉海水的潮气，海味的鲜、生姜的辛混着海风的咸，在空气里漫开。守着晒场的老人时不时地轻轻翻动海货，娴熟而又安静。

暑气漫上海岛，舟山渔家还有独特的消暑美味。退潮时分，众人往礁石滩捡拾海石花，文火慢熬出一碗晶莹透亮的石花冻，冰爽滑嫩，清甜沁喉，燥热瞬间消散。待到入伏前后，家家户户焚香祈福，盼阖家安康、出海鱼货丰盈。

渡过海湾去往上海，大暑的气质便全然换了模样。这里没有无边海浪，暑意，全收在弄堂的青砖、巷口的炊烟和寻常人家的三餐里。

老上海的大暑，是从一碗冷面醒过来的。潮热黏腻，暑气裹着梅季残留的湿堵在身上，终日恹恹，提不起胃口，老一辈便守着“头伏冷面，大暑伏羊”的旧规矩。刚擀煮好的细圆面条，反复浸过凉水，干爽而不粘连，通体透亮弹牙。加一勺调得绵稠的麻

酱，撒少许香醋、香油提味，再佐一碟脆嫩爽口的本地酱瓜，清淡爽口，一口便能压下连日的暑闷。

沪上盛夏不同于北方干热，湿气重，本地人不会一味食冰贪凉，反倒笃信“以热制热”，大暑炖一锅伏羊汤。选用本地山羊鲜骨嫩肉，文火慢煨数个时辰，汤头清润鲜醇、油而不腻，满室漫开温润肉香。趁热慢饮一碗，周身缓缓沁出薄汗，淤积在胸腹四肢的湿热，顺着毛孔散出。

嘉定、奉贤等城郊，大暑的烟火气更浓。家家趁着烈日当空，腌瓜晒菜，新鲜瓜果切条腌渍，铺在日光里暴晒，做成整年可食的酱瓜小菜。城里弄堂也自有章法，细长竹竿横跨巷弄，被褥、单衣齐齐晾开，晒走梅雨季的潮气，留下阳光的暖香。一壶甘草金银花茶，晾凉装在搪瓷杯里，是很多上海人童年清甜的夏日记忆。

暮色落下，两地的暑气终于缓缓退让。舟山渔港归于安宁，晚风轻抚海面，浪声轻轻起伏，白日的虔诚祈愿，也融进了海岛的温柔夜色里。上海的弄堂褪去白日燥热，风穿过青砖缝隙，带着些许凉意漫过街巷。老人摇着蒲扇闲话家常，孩童追着晚风奔跑嬉闹。

同是大暑炎夏，一海一城，却是两样人生烟火。舟山的暑，是面朝沧海的敬畏，渔民泊船修网，晾晒海货，静待九月开渔；上海的暑，是扎根市井的安然，每日三餐和家常烟火，消解了盛夏燥热。

海风辽阔，巷风温柔，这便是江南大暑，最动人的人间模样。

方寸虚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洛华

这一年清明对女人来说，同往年是有些不一样的。她新近没了丈夫。偏偏她对丈夫离开了这件事情，很不敏感，或者说感觉很钝，钝到她常常记不得她丈夫其实已经死了。

比方刚刚她打蛋的时候，太阳光线从厨房铝合金窗玻璃穿进来，照在燃气灶台面上，台面上的两颗鸡蛋就有了两个安静的影子，她抓起一颗鸡蛋，把蛋清连同蛋黄打进碗里，她想到丈夫躺久了嘴角容易起疹子，就把刚要从半个蛋壳里流出去的蛋清又往回收了收，蛋壳底就积起来一些蛋清。她又敲了一颗，一样留了一点儿蛋清。丈夫嘴角的疹子涂蛋清比较容易愈合。她怕蛋清干掉，赶紧拿起蛋壳往卧室走。

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她突然想起来，丈夫已经不在。她抬起头，目光穿过卧室门洞，望到床上空空如也，才终于在心里确定，丈夫已经走了。她回转身走进厨房里。她把装着蛋清的蛋壳朝碗的上空一覆，蛋清就顺溜滑进了碗里，跟先前的蛋液混在了一起。

鸡蛋壳被顺手丢进了脚边的垃圾桶里。鸡蛋壳撞击垃圾桶的声音，叫女人想起一些不美好的事情来。她想到了许多年前的某一天，他同她吵架。她只说了他几句，一脸盆的鸡蛋，女人好不容易养了鸡一颗一颗攒起来的鸡蛋，被丈夫一下拉过来整个儿盆反扣在地上。她只救下来五颗。

这五颗鸡蛋，让女人为难了很久。女儿正长身体，弟媳呢也天天托人给外甥寻土鸡蛋。给女儿吃，还是给外甥吃？后来，女人没留给女儿，也没给外甥，她把五颗鸡蛋都给了干活人家的雇主。女人之前跟雇主提过一嘴，有土鸡蛋要给雇主。提的时候，女人不知道自己存了一脸盆的鸡蛋顷刻间会只剩下五颗。她不能言而无信的，她也怕因为言而无信会失去这份做家务的兼职。

她打心底里埋怨丈夫。那晚，她热了一遍又一遍的菜，等着他回来，总以为他在哪个码头接了夜活，忙得回不来了。上次他夜里拉钢管轧断腿的经历，让她心有余悸，她一次次出门眺望，好第一时间知道他平安回来。没想到又一次出门眺望的时候，她望到了一群打夜牌的人从对过人家的房子里陆续出来，丈夫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人群里。她震惊了。她看到丈夫埋着头，肩膀一起一伏地由远及近，她的气就由远及近地攻上了心头。

累死累活还要去打牌是一错，不吭一声大半夜

才回又是一错，说不得两句就上火砸烂了鸡蛋，更是错上加错。丈夫明明有千般错万般错，后果却留给了她来承担，女人越想越觉得憋屈。她噙着泪把那些破碎的挂满蛋液的鸡蛋壳收拾进垃圾桶里，又跪下来，擦拭地上溅得乱七八糟的蛋清蛋黄，这让她想到了，那些给鸡喂进去的菜叶子、米饭粒、菜青虫，算是都白白喂给地了。

女人看了一眼垃圾桶里刚刚扔掉的四个半蛋壳，回转身拿起筷子，开始打碗里的蛋液。

这个时候，丈夫的遗像就放在厨房外面的餐边柜上。遗像面前并没有点什么香火，只摆了一碟奶油夹心饼干和一碟红泥花生。

从前，丈夫收工早，就会给自己买一袋绍兴黄酒和一包奶油夹心饼干，有时候饼干换成了红泥花生。那时，孩子们还小，他们喜欢他买饼干。丈夫一进门在八仙桌前坐下，让女人取来一个小碗，黄酒一倒，饼干一拆，一双儿女就像两只小老鼠一样顺着奶油夹心饼干的香气凑了上来。丈夫就会分出一排给他们，嘱咐好这一排里面也要给妈妈吃几块的。剩下的两排，丈夫自己下酒。有时候孩子们贪吃，忘了要给妈妈留，丈夫就会夺过孩子手里的那块饼干，喊着女人的名字，直到把女人喊到身边，把饼干塞进女人嘴里。女人常拒绝，说给孩子们吃吧，孩子们还没吃够呢。丈夫就会说，等孩子们大了，有的是他们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吃，省到什么时候吃？等老了，牙齿都掉光的时候吗？

女人用筷子打着碗里的鸡蛋，眼睛就湿了。女人以前觉得，丈夫这么说是挺自私的，为什么非得夺孩子手里的那块，为什么不能从他的两排里分出一块来给女人呢？现在女人不这么想了。女人觉得靠出卖体力换钱养家的男人，就是当得起这两排奶油夹心饼干，少一块都不成，少一块都会让今天的她觉得亏欠了那时候的他。

女人放下筷子，用手背抹了抹溼湿的眼睛。蛋液滑进油锅里，起了一阵白烟，接着锅底就欢腾地冒起了泡泡，在蛋液将老未老的时候，女人撒下去一把葱花。女人端着煎蛋去厨房外面圆桌上摆好了盘。这菜是丈夫从前爱吃的，趁着清明做“加饭酒”，女人煎了一盘给丈夫供上。

女人回厨房去做别的菜，路过遗像的时候，她停下脚回过身，对丈夫说，老头子，平常没啥事，你就打个小牌吧。

诗情画意

夏天的沈家门夜港（外二首）

吴跃华



AI 制图

六月的晚风吹过沈家门夜港，
临海的街上漫步着
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对岸的鲁家峙灯塔闪烁其词，
明明灭灭的，
仿佛诉说着远道而来的心事。

满街的海鲜烟火，
半湾的近海月光，
归船倚岸，
灯影随潮轻轻摇晃，
是谁揉碎漫天星子散落，
漫过心口浪尖。

夏天去爬一座远山

年少的夏天，
好像有说不完的秘密。
天蒙蒙亮，
偷约着去爬一座很远的山，
十几公里，或者更多。
邻居家的孩子被发现了，
被父母胖揍了一顿。
第二天还是鼻青脸肿地，
准时出现在老地方。

那时候的秘密很多，
装在口袋里，
藏在树荫下，
山顶的风一吹，
飘向遥远的未来。
挨过的揍很快就忘，
只有夏天和朋友，永远记得。

穿过开满罗望花的树林

起风的夏天爱上山间的啾鸣，
隐隐约约的溪水，
穿过少年时无意中路过的村野。
那个时候还没读过，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
穿过开满罗望花的树林，
布谷鸟衔走夏日的寂静，
或许你早已把我还给红尘，
像风还给明媚的群山。